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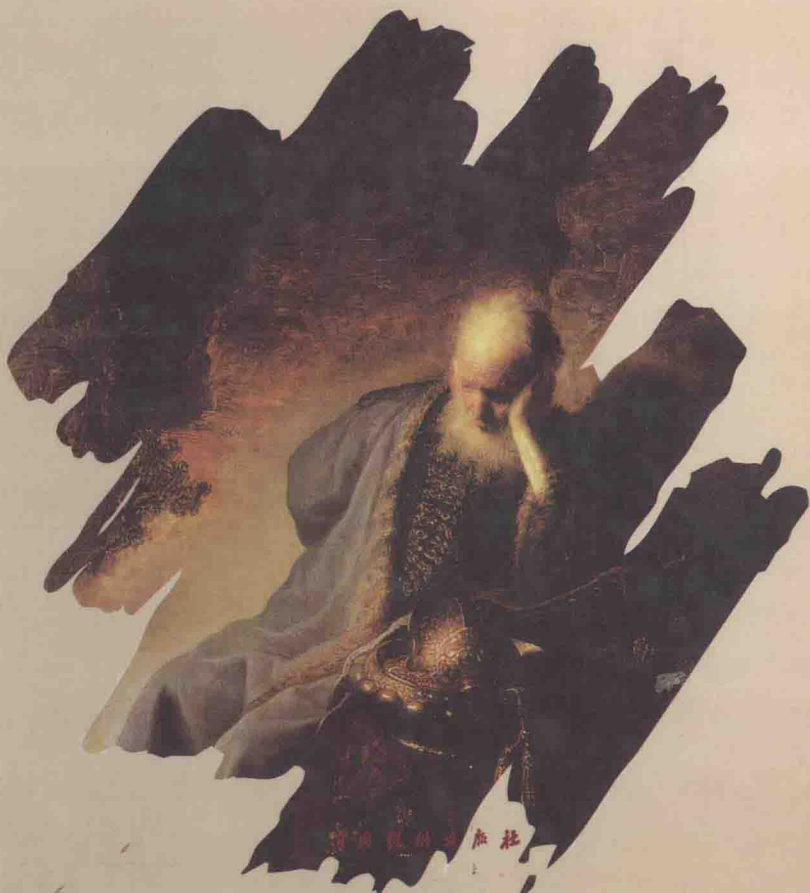
第 六 辑

Old Goriot Eugénie Grandet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出版社

高老头
欧叶妮·葛朗台



林珍妮 周宗武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 老 头

献给伟大而光荣的热奥芙罗依·圣·意莱尔。
仅把此书作为对他的工作和天才的敬仰的证
明。

德·巴尔扎克

沃凯太太，娘家姓贡佛朗，是个老妇人。四十年来，她在巴黎开了一家供平民百姓膳宿的公寓，坐落在新圣日内维埃夫街。这条街地处拉丁区与圣马尔索郊区之间。大家称它为沃凯公寓，不论男女老少均予接待。不过，三十年来未见年轻女子来这里投宿，虽也有小伙子，都是些家境贫寒的子弟，为节省开支才来。一八一九年，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却有一位可怜的姑娘住了进来。尽管“惨剧”这个词儿已失去人们的信任，在这个文人以写苦情为荣的时代里，它被用得滥，变了形，但我还需使用它：从词的本义上说，这故事并非富于戏剧色彩，然而京城内外的读者读了这本书，兴许会洒几滴眼泪，它是否为远离巴黎的人所理解，尚属疑问。书中所述场面的地方色彩，作者对它的诸多评论，只有住在蒙马特尔高地与蒙鲁日高地之间的居民才能体会。在这块著名的高地上，墙上的石灰不时剥落，阴渠积着泥浆，脏得发黑。这儿的居民熬受着排遣不了的痛苦，安慰不了心灵的假快乐和怔忡不宁，不知要发生多么轰动的事件，才能触动他们的感觉神经，留下较久的印象。书中所述的这种或那种痛苦，夹杂着罪恶与德行，显得伟大与庄严。对着这类痛苦，自私自利的人，惟利是图者会暂且放下私人的事务表示怜悯，但这种怜悯之心，虽是甘美的果子，却匆匆被咽下肚，瞬间就消失了。文明如同印度的神车，遇到一颗稍微破碎的心，迟疑片刻，便又隆隆地昂然前行了。读者诸君也会如同这辆战车，雪白的手儿托了这书，身子埋在软绵绵的舒适的沙发里，思忖道：也许它能解解闷吧。（读完高老头神秘不幸的故事，你的胃口不减，大嚼你的晚餐，不怪自己的冷漠，反怪作者夸大其词，无病呻吟。哎呀呀，我请你们相信我说的话：这故事非杜撰，也非虚构，All is true——全是事实，每个读者都能从这故事中辨出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心灵上的感应。）

供客人住宿的这幢房子是沃凯太太的产业。它坐落在新圣日内维埃夫街的下段，此处的地段向着亚尔巴列特街倾斜，形成相当陡峭的斜坡，来往的马匹不便在这儿上上下下，挤在慈谷军医院与先贤祠之间的几条街道上，因此得天独厚，安享宁静。这两所纪念性建筑物在此处投下浑黄的色调，改变了环境的气氛。它们的尖顶，外形阴沉严肃，给这一带增添了消沉的气息。铺街的石板干燥，阴沟无积水，无污泥，沿墙根长着一溜儿的萋萋荒草，开朗乐观的行人路过这儿，

也难免触景伤情。内街死寂沉闷，一辆路过的车子发出的声响也成了大事。房子死气沉沉，墙垣如牢狱的高墙，阴森恐怖。迷路的巴黎人只见到招客住宿的店铺、私塾，见到苦难，烦恼，行将就木的老人，不能玩耍、辛苦劳作的青年，这地区是巴黎最丑恶最偏僻的地方，新圣日内维埃夫街尤甚。我说它就如古铜镜框——只有这个比喻才能说明它的环境。总之，用再阴沉的色调，再沉闷的描写也不过分。我们还可以使用以下形象的比喻：参观初期基督徒的墓窟，你顺石阶逐级往墓窟里面走，日色越来越惨淡，向导的声音也越来越阴森。我以为这个比喻实在贴切！谁能说出（骷髅与绝望的心灵，孰更可怕？）

沃凯公寓的正面对着小花园，这样，整幢房子与新圣日内维埃夫街成直角，把街道截断。房子正面与小花园之间留一条微凹的石子路，宽约二米，石子路前辟一条铺沙子的小径，两边摆着蓝白二色的陶盆，盆内栽着风吕草、夹竹桃、石榴。在街上经一扇小门便可进入这条小径。小门上面钉一块牌子，上书沃凯公寓，下面几行说明：提供食宿，租金便宜，男女老幼，欢迎光临。白天，小门是栅门，配备了门铃，铃声十分刺耳。从栅门的缝里可以望见里面，小石子路的尽头，对面墙上，有一个本地艺术家绘的青色大理石的神龛，里面耸立着爱神像。像上有斑斑点点的青漆，有象征派癖的人该说爱神患了花柳病了，这斑点便是性病的标记。距这儿不远有间医院，可以治这种病。神像座下刻了一段铭文，字迹已经模糊难辨。这铭文令人想起一七七七年，伏尔泰回巴黎受到欢迎的年代。铭文如下：

不管你是谁，她（指爱神）永远是你的师傅。

晚上，木门代替了栅门。小花园的宽度与房子正面的长度相等，把街墙与邻屋的墙夹在中间，长春藤像绿色的大衣罩着邻屋，在巴黎显得格外清幽，吸引行人的注目。街墙与隔墙爬满葡萄藤和攀墙果树的枝叶，瘦小的果实蒙着几层灰尘，累累垂垂，沃凯太太为此担惊受怕，常向房客唠叨。沿两堵墙开了一条窄窄的走道，走道尽头栽着婆婆的椴树，沃凯太太虽是贡佛朗家的女儿，却总念不准“椴”字，房客一再指正，她也改不了口。两条走道之间是一块正方形土地，种着朝鲜蓟，朝鲜蓟两旁是修整成纺锤形的果树，边上植些酸模，莴苣，香

芹。椴树下安置一张绿漆圆桌，四周几张椅子。逢三伏天的大暑季节，喝得起咖啡的房客，在热得可以孵小鸡的日子里，常来椴树下喝咖啡。

这幢房子共四层楼，外加阁楼，都用粗沙石做建筑材料，粉刷的是那样难看的黄颜色，几乎败坏了巴黎的形象，使巴黎的其他屋子也不堪入目了。每一层楼开五扇小小的玻璃窗，遮光帘撑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房子的侧面也开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还装了铁栅，铁网。房子的后面是约二十尺宽的院子，养着猪、鸡、兔，它们和和气气地混在一起过日子，各不相扰。院子最里面搭了座堆木柴的棚子。棚子与厨房的窗之间悬挂着食橱，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院子对着街开了一扇窄门，当厨房臭气四溢不得不用水冲洗时，垃圾连同脏水就从这扇门冲到街上。

这幢房子既然打算用作食宿店，楼下的第一个房间朝街的那面墙便开了两扇窗取光。住客从落地长窗进出。客厅通饭厅，饭厅与厨房之间隔着楼梯道。梯级用木料和擦过的上色地砖拼成。客厅看去十分寒伧，凄凉：几张沙发，椅子，蒙着明暗相间的长条花纹的马鬃布，明条发亮，暗条黯淡。中间一张圣安娜云石面的圆桌，桌上摆一副白瓷咖啡用具，上面的金色线条半已剥落。这种咖啡用具现时还到处可以见到。房内的地板铺得马虎，材料也很不好，护壁仅半人高，没铺护壁的墙糊漆纸，漆纸画的是忒列马克剧中的主要几幕的场景，著名人物着了彩色。两扇装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卡吕普索款待尤利西斯的儿子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幅画招来年轻房客不少俏皮话，他们嘲笑贫穷使他们屈就的伙食，自以为凭自己的身价实在不该沦于如此田地。

石壁炉的炉床很干净，说明它难得生火，炉壁摆两瓶塞满纸花的花瓶，纸花已很陈旧，中间一只极俗气的大理石挂钟，颜色似蓝非蓝而且暗淡。

第一个房间发出一股怪味儿，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称为“寄宿客房的气味”，窒息的、霉烂的、酸腐的味儿；嗅到它，身上发冷，潮潮的，几乎透进人的衣服；那味儿又像刚吃完饭的饭厅散发的碗盏的腥气；配膳室，散发着救济院的气味。若能对老少房客身上的气味逐一加以分析，外加他们感冒伤风时发出的气味，或许还能把这气味

描写出来。客厅的气味虽令人恶心,然而比起隔壁的饭厅,你会觉得客厅芳香、雅致,简直可与贵妇的上房比美呢!

饭厅镶了护壁,从前漆过,现在已难辨颜色。污迹在上面构成奇形怪状的图案。靠壁的几口食橱油腻粘手,上面搁置了破旧的玻璃瓶,金属垫圈,一大叠图尔内出产的蓝色厚瓷碟。屋角一只格子箱,每一格都标明号码,存放房客的毛巾,毛巾污痕斑斑或沾有酒迹。整幢房子里毁不掉用不上的家具都堆塞在这里,好像接纳痼疾患者的收容所,专门收容文明残骸。一只晴雨表,下雨时表上有个画的教士走出来;叫人反胃的版画,用描金黑漆木框镶着;一只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的火炉;几盏油灯,灰尘与油腻混在一起;一张铺漆布的长桌,油垢极厚,调皮的学生可以用手指在上面写字,练书法;几张断胳膊少腿的椅子;几块可怜兮兮的小脚毯,草辫散开欲断未断;另外还有铰链散开,百孔千疮的脚炉。总之,要详细说明家具的破旧、龟裂、腐烂、摇晃、虫蛀、残缺,奄奄一息,必要花费长篇累牍的描写,势必削减读者对这故事的兴趣,性急的读者更不能原谅作者的唠叨。红地砖因过多的擦洗和着色而尽是沟槽,总之,这儿的贫穷毫无诗意,穷得吝啬,穷得不能再穷。穷得破败,即使还不卑贱,已经有了污点,即使还未有破洞,不算褴褛,却快要腐朽,崩溃了。

这屋子最有光彩的时候是早上七时左右,沃凯太太的猫走在女主人的前头,跳上食橱,嗅嗅盖着碟子的好几大碗牛奶,猫鸣猫鸣地叫。不久,寡妇出现,头戴绢网帽,帽子下垂着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发,看上去很滑稽,足趿拖鞋,皱巴巴的像做鬼脸。她的脸已呈老态,发胖,脸中央耸起一只鸚鵡嘴般的鼻子,圆滚滚的小手,肥胖的身躯,令人联想起教堂的老鼠,过于丰满的胸脯跳跃耸动,和这间渗出不幸与潜伏着危机的厅很协调。沃凯太太呼吸着热烘烘的恶臭的空气,并没有恶心。(她的脸孔新鲜得犹如秋天的初霜,眼睛四周爬满皱纹,表情瞬息万变,一忽儿像舞女,一脸惺惺作态的媚笑,一忽儿如同债主,板着丝毫不肯通融的铁青的脸,总之,她的整个人可以解释公寓的内涵,正如公寓也可以衬托她的为人。)犹如苦役犯的监狱少不了牢头,小狱吏不能没有监狱。这一位小妇人的苍白丰满是一幢房子生活的产物,就如传染病是医院气味的产物一样。她穿着毛线裙,罩裙是用旧裙袍改的,棉絮从裂开的布缝中钻出来,它们是客厅,饭厅,小花园

的缩影。说明了厨房的内容，房客是何等样人。沃凯太太一出场，这幕戏的场面就完整了。（她大约五十岁上下年纪，像所有饱经风霜的女人，目光呆滞，媒婆式的假惺惺的神气，为了敲别人的竹杠随时可以发怒，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如果乔治或皮什格吕^①还可以出卖的话，她是会出卖他们的。）话虽如此，房客说她骨子里还是个好女人，听见她像房客们那样呻吟，咳嗽，便会以为她也没有财产。沃凯先生是何许人？她只字不提她的亡夫，他是怎样失去财产的？据她说是在不幸中失去的，他待她并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让她哭泣她的命运，留给她这幢房子藉以谋生。她无须同情别人的不幸，因为她已尝遍了别人可能遭受的痛苦和不幸。）

胖厨娘茜尔维听见女主人碎步疾走的声音，赶紧打点房客们的午饭。

房客一般只订晚饭，每月付三十法郎。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公寓里共有七位房客。二楼的两间套房是这幢楼房陈设最讲究的，沃凯太太住较小的那间，另一间属于古杜尔太太，她是共和国军需官的未亡人，与她同住的是很年轻的少女维克多莉娜·泰伊番，两人情同母女。她们的食宿费为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间套房，一间住着老头普瓦雷，另一间住着一个约四十岁的汉子，披黑色假发，双鬓染了色，自称从前曾做过商贾，名叫伏脱冷。四楼有四个房间，两间已租出，一间租给人称米索努小姐的老姑婆，另一间租给高里奥老头，从前的粉条、面条、淀粉的制造商。余下的两间留给“候鸟”——只付得起每月四十五法郎膳宿费的穷学生。沃凯太太不喜欢租给这类人，除非找不到更好的房客，这类人面包吃得太多。故事开场的时候，这两间房中的一间租给一个小伙子，他从昂古莱姆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他家人口多，父母省吃俭用，每年勉强挤出一千二百法郎给他。小伙子名叫欧也尼·德·拉斯蒂纳，他知道自己家境贫寒，应该勤奋攻读，自小就知道父母寄予期望，懂得选择该攻读的学科，将来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争取锦绣前程。在这个故事中，倘没有他的好奇、细心的观察，倘不是他机智地钻进巴黎的沙龙，他的精明，千方百计刺探高老头的秘密，我讲的这故事就失去真实的色调，因为制造这

① 乔治·皮什格吕：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物，因阴谋推翻拿破仑而被处死刑。

故事的人以及遭受它的不幸的人都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它。

四楼的上面是晾衣服的顶楼，两间阁楼，安顿干粗活的克利斯朵夫和厨娘茜尔维。除了七位食宿的房客，沃凯太太每年平均还有八个攻读法律和医科的大学生，三个家在附近的熟客，只在这里搭晚餐。饭厅可容十八个人，却接待了二十多个。早晨只有常住客人，聚在一处倒像一家子吃团圆饭。大家趿着拖鞋下楼，对搭食客人的神气及衣着，毫无忌惮地评头品足，表示彼此的亲密无间。这七个房客是沃凯太太最宠爱的孩子，她以天文学家的精确，按他们支付的食宿费的多寡确定对他们的照顾和关心。三楼的两个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这样低廉的价钱，只有在圣马尔塞郊区，在布尔布及沙尔匹特利尔地区才找得着（只有古杜尔太太除外），说明这些房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生活重压。这房子不仅内部凄凉，连房客的衣着也一样的破旧寒酸。男人穿的礼服褪了色，鞋是富人扔在角落不要了的，内衣有破洞，外衣不能蔽体。女人们穿的旧裙袍，染过又褪了色，花边旧了，补丁复补丁，手套洗得发硬，围巾也散成丝缕。房客们的身子骨都还结实，顶得住生活的风暴；面孔冰冷、生硬，没有个性，就如磨平了的银币；干瘪的嘴巴武装着贪利的牙齿。这些房客叫人预感到已经演完的戏剧，或正在上演的，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且是活生生的，无声无息的，冰冷的，把人的心搅得发热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婆婆米索努小姐那双疲乏的眼睛，罩了用绿色塔夫绸制、加了黄铜丝圆框的眼罩，其污垢足以吓走怜悯之神。她的披肩上的流苏零零落落，有如泪珠，身架瘦得皮包骨头。是什么消蚀了她的女性形体？以前她应是一个容貌姣好、身段婀娜的美人儿，是荒唐胡闹，是哀伤，还是贪婪害得她骨瘦如柴？还是她“爱”得太多了？她过去是个贩卖服饰的妞儿，或只是个妓女？她是否从前自恃年轻貌美，过于骄奢放纵才遭到现在的报应，人人侧目？她的死鱼般的眼教人浑身悚然，萎缩的脸吓得人心惊胆战。她的嗓音尖利，如同冬日降临时林中的蝉鸣。据她说，她照料过一位老先生，患有膀胱炎，孩子们以为他身无分文而遗弃了他。老人留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他的儿女们不时找上门来吵闹，诽谤她。尽管爱情的游戏损害了她的面孔，但仍能从她的白皙的肤色和细致的纹理上看到她一丝余韵。

普瓦雷先生像机器人，他沿着植物园的小径散步时，像个灰色的影子。他头戴松软的旧鸭舌帽，拄着手杖，几乎抓不牢，手杖上的象牙头已经发黄，皱巴巴的礼服飘荡开来掩不住空荡荡的短裤和套着蓝袜子的脚，双腿颤抖有如喝醉了酒。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背心，皱缩的粗布颈围和乱结的领带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绕在火鸡般的脖子四周。人们会在心里思忖，这个影子是否属于在意大利大街游逛的那类大胆的种族？他干的是何行业而至如此干瘪？什么情欲使他长满疙瘩的脸变成茶褐色？而且奇丑无比？他当过什么差？也许被司法部雇去做职员，经办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处决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上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用的绳子之类的废用账单。也许他做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卫生处副检查员。总之，这汉子好比社会这个大磨坊的一匹驴子，干了活不知主人是谁。总而言之，他是那类人们见了要说一句：这种人我们少不了。美丽的巴黎不知道有多少被精神或肉体的痛苦折磨得脸孔发白的人。巴黎是海洋，你往里面扔探海锤，也测不出它的深度。搜寻它吧，描写它吧，不管你花费多少心机去搜寻它，描写它，海洋探险家如何众多，如何热心，总能找到一块处女地，未知的洞穴，一些花，一些珍珠，妖魔，闻所未闻的，文学家想不到去探究的事。沃凯公寓便是这奇怪的魔窟之一。

公寓里有两张脸，与房客和饭厅的常客形成鲜明的对照。维克多莉娜·泰伊番小姐肤色苍白，呈病态，像患了干血癆。她终日郁郁寡欢，局促拘谨，楚楚可怜，弱不胜衣。但她毕竟年轻，举止灵活敏捷，声音清脆悦耳。这位不幸的姑娘像一株黄褐色的灌木，新近才移植，因不服水土而叶子萎黄。她那黄里透红的脸色，黄褐色的头发，太过纤瘦的腰肢，颇有现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上发现的娴雅。灰中透黑的眼睛流露出温存，基督徒式的隐忍驯顺；衣着朴素价廉，却勾勒出青春躯体的线条。她的美在于匀称，幸福快乐的时候尤为动人：有了幸福，女人才富有诗意，正如衣装更添美丽。如果她有钱赴舞会，舞会的快乐会给她的苍白的双颊染点红晕；如果她能过优越的生活，清癯的容颜会丰满红润；如果她能得到爱情的滋润，忧郁的眼睛会明亮起来，那时，她完全可以和最美丽的姑娘比个高低。她缺少再造女人青春的东西：衣饰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可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有不承认她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膝下，每年只给她六百法

郎，剥夺她继承应得的财产部分，以便统统交给儿子。维克多莉娜的母亲投奔她的远亲后，郁郁以终。这远亲就是古杜尔太太，她视孤女如己出，爱若亲生。这位共和国的军需官的寡妇不幸仅有年金和抚恤金，有朝一日她会抛下没有生活经验和收入的可怜的姑娘，任由世界宰割。每个礼拜日，好心的太太领维克多莉娜上教堂，半个月忏悔一次，把她造就成虔诚的姑娘，无疑这是明智之举，培养宗教的感情可给弃女一条出路。她爱父亲，每年她必去父亲家问安，把母亲临终前原谅了他的话转告，但父亲每年都闭门不纳。惟一的调停人该是她的哥哥，但哥哥四年来都没来探望过她一回，没有给她丝毫的救援。她恳求上帝拨亮父亲的眼睛，感动她哥哥的心，她为他们祈祷，却不责怪他们。古杜尔太太和沃凯太太在字典里找不到足够的词句去诅咒这两个丧尽人性的父子。在她们咒骂这个百万富翁的时候，维克多莉娜却柔声柔气地为他们开脱，就像受伤的鸽子，痛苦的叫喊中还吐露出深情。

欧也尼·德·拉斯蒂纳长着一副纯粹南方人的面孔，白皙的肤色，乌黑的头发，碧蓝的眼睛。他的外表、风度举止，显出他是大家子弟，早期的教育培养了他高雅的气派。穿着虽然简朴，有时却也打扮成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平时他穿旧礼服，破背心，旧了的黑领带像一般大学生那样胡乱地打结，裤子也和上衣一样，靴子已换过底皮。

除了这两个年轻的房客及其他几个老家伙，还有一个中年汉子，就是鬓角染了色的四十岁的伏脱冷。你见到他会不由喝声彩：真是一条汉子！宽肩膀，胸脯发达，肌肉刚劲有力，厚实的四方的手，手指节间长着一丛丛茶红色的浓毛。过早打皱的脸，给人性格刚硬的印象，但他待人却温和热络，不像是冷酷的人。低中音的嗓子，和他豪爽的豁达的快乐很配衬。一点不讨人厌。他乐于助人，笑容满面，谁的锁头坏了，他立刻把它拆开来，得心应手地修理，上油，锉锉，磨磨，然后装配起来，说：“这一行我懂得很呢。”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生意，男人，时事，法律，旅馆，监狱，谁的牢骚太盛，他立即上前劝解安慰一番，他曾几次借钱给房东太太和几个房客，但他的受恩者宁死也不敢欠他的钱，尽管他一副老好人的神气，但目光锐利又决断，令人生畏。看他吐唾沫的架势就可了解他过人的坚韧、冷静。为了摆脱窘境他不惜以身试法。他像个严厉的法官，目光如电能看

透人家的心事。每天，他照例午饭后出门，回来吃晚饭。整个傍晚都在外面，半夜时分回来。沃凯太太给他一把万能钥匙以便给他开门时用，也只有他一个人享受如此优待。他对沃凯太太也再好不过，亲热地喊她妈妈，搂她的腰，对这份亲热，房东太太以为轻而易举，殊不知只有伏脱冷才有这么长的胳膊，搂得住她的粗硕的腰肢。他的一个特点是，每个月很慷慨地付十五个法郎，喝一杯饭后的咖啡或红茶。不用说，年轻人忙于卷入巴黎生活的漩涡，对四周的事儿视而不见；老年人对与己无关的事置若罔闻，就是别人也没有留意到伏脱冷可疑的形迹。他能知道或猜到四周的人和事，但却没有人猜得着他的心思，他的行径。他把表面随和的态度，他的殷勤和快乐作为掩体，让别人不能接近了解他的实在为人，但他也不时表现出他的性格深处的可怕的东西，他有时会发一阵足以和尤维纳利斯^①相媲美的刻毒的牢骚，毫不留情的挖苦法律，鞭挞上层社会，攻击它的矛盾，让人揣测到他对社会现状的愤懑，泄露了内心隐藏的秘密。

泰伊番小姐不自觉地被伏脱冷和欧也尼所吸引。伏脱冷魁梧，精力充沛；欧也尼英俊，倜傥，她不时偷偷地瞟他们几眼，暗自萌动爱慕之心。但这两个男人都没留意她。虽然也许有朝一日，机遇垂青于她，她可能会成为妆奁丰裕的妻子。再说，这些人并不肯费心思去研究人家诉苦的真伪。彼此间因各自的境遇不同而冷漠，不信任。（人们自知无法减轻别人的痛苦，而且苦水吐得太多，互相劝慰的话也使尽了，就如一对老夫老妻，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该讲的话都讲过了，只剩下机械的生活，像机器里没有抹油的齿轮在运转。）

在街上对着盲人，大家可以昂首不顾的前行；毫不动心地听别人叙述伤心的事情；甚至把死亡视为了结悲惨局面的办法，苦难把人们的心肠磨得僵冷，麻木了。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要数沃凯太太。（在这自由的收容所里，她是女王，高高在上，只有她才觉得小花园是一座鸟语花香的园林。事实上，寂静，寒冷，干燥和潮湿已使它像大草原般的荒芜了。只有她才认为，这所死气沉沉的黄房子，发出一股铜绿霉味的收款台……有愉快的存在。这些牢房属于她，她喂养这些判了终身苦役的囚犯，她是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巴黎，这些

① 尤维纳利斯：著名的拉丁诗人，罗马讽刺作家中锋芒最锐利的一个。

人往哪儿找她开的这个价呀？食物卫生，足够填饱肚子，住房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虽还谈不上舒适豪华。即使她待他们刻薄，不公平，他们也得毫无怨言，逆来顺受。

小集体常常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这十位客人当中，像在学校里及在社会中一样，总有一个遭人白眼的可怜虫充当受气包的角色，玩笑如雨点般落到这家伙的头上。第二年的年初，欧也尼·德·拉斯蒂纳发现这个受气包的脸孔是十八人当中最突出的，而这些人，拉斯蒂纳还得与他们共度两年。（这个出气筒从前做过面条生意，名叫高老头，画家如果要给这一班人作画，必把光束射到他的头上，历史学家要写这一班人，亦必在他身上落墨。）为什么大伙儿对他怀着半带敌意的轻蔑？为什么大伙儿糟践他时那么的鄙夷？为什么对这个公寓里的最老资格的住客毫不尊重？是什么原因使得大伙宁可原谅恶习而不肯放过这个古怪可笑的人？这些问题牵涉到许多社会上不公平的行为。也许有些人的天性喜欢欺侮谦卑的人，懦弱的人，满不在乎的人，让他们遭受种种痛苦。我们不也曾为了显示我们的强大，向某人或某物施威吗？最弱小的人，幼童也会在大冷天恶作剧地按人家的门铃，或踮起脚尖在崭新的建筑物上乱涂自己的名字。

高老头估计有六十九岁，1813年结束了商务，退居在沃凯公寓。他先住在古杜尔太太现住的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的膳宿费，是一个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都不在乎的慷慨汉子。沃凯太太用他预付的补贴，重新装修了三个房间，添置必不可少的家具：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沙发，几幅浆糊贴的画，郊区的下等咖啡馆都不用的糊壁纸。也许因为高老头那时慷慨大方，任由女房东敲竹杠吧，女房东尊称他高里奥先生。她还以为他是不谙市价的笨蛋呢。（高里奥来时箱笼充实，衣服行装华美齐全，说明这位商人虽然退隐，并不拒绝享受。七八件混荷兰亚麻细布的衬衣令沃凯太太啧啧称羨，高里奥先生还在它的固定襟饰上扣了两支别针，每支别针镶一只大钻石，用链子系着，愈显衬衣的精美高贵。平日他穿淡蓝色的衣服，每天换一件净白凸纹布背心，背心下面是滚圆的肚腹，挂在上面的粗金链子随着肚子的起伏而一蹦一跳，这条链子上还挂各色坠子呢。他的鼻烟壶也是金子做的，里面装有一个塞满头发的椭圆形颈饰，看来他还是个不守本分的登徒子呢。女房东责备他是风流汉时，他得意地笑笑，像布尔

乔亚听见人家吹捧他的爱宠。他的几个柜子装满许多家用银器。女房东大献殷勤帮他整理内务时，眼睛不由一亮。长柄大汤勺，调味匙，银餐具，佐料瓶架，船形调味汁杯，银碟子好几只，镀金银制的带碟茶杯，还有好些美丑不一，含金量不低他舍不得扔掉的玩意。这些物件使他回想起家庭中发生的大事。他捏紧一只盘子，一只钵盖雕有一对亲嘴的小鸽的汤钵，对沃凯太太说：“这是我的太太在我们结婚第一周年的那一天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可怜的好人哪！她花掉了做姑娘时候的积蓄。太太，你知道吗？我即使用手指扒泥，也决不丢掉这件东西。谢天谢地，有生之年，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用这只小钵喝咖啡，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日后我不必愁吃愁穿啦。”

沃凯太太那双喜鹊眼般尖利的眼睛还瞥见好些公债券，约略加起来，高里奥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开支。从这一天起，娘家姓贡佛朗，年已四十八只承认三十九的沃凯太太打起了他的主意。（高里奥的双眼外翻，眼皮浮肿而下垂，使得他不断用手揩拭，她仍觉得他生得体面，讨人喜欢。他的腿肚子胖嘟嘟的，长长的方鼻子，具有吸引寡妇垂青的优点。他的满月般的脸憨呆天真，更强调了他的优点。他是结实的汉子，足见有充沛的精力花在感情上面。每天早晨，理工综合学院的理发师来给高里奥梳鸽翅式的发型，扑粉，在他的低额上留五个尖角，把他的脸装点得好看一些。他的模样有点土气，可是衣冠楚楚。瞧他抽烟多大方，一倒就是一大把，他吸烟的神色多自信，自信烟壶里不缺玛古巴。高里奥在她家投宿的那一日，沃凯太太晚上入寝时，受到欲火的煎熬，有如涂满油脂的竹鸡在火上烧烤。她梦想着离开沃凯的墓穴依附高里奥而活。嫁给他，卖掉公寓，手臂递给这位布尔乔亚的精英，成为本地最高贵的太太，为穷人募捐，逢星期天到巴黎近郊的名胜游玩，随心所欲的上戏院，订包厢，无须再等某个房客在七月份弄到戏票赠她。她做着巴黎小市民做的黄金梦。她没向任何人透露过她拥有四万法郎，这些钱是她一个苏一个苏积攒起来的，论财产，她认为自己是拿得出去的对象。“至于其他方面，我很配得上这个家伙！”她一边想，一边在床上扭动腰肢，似乎要给自己证明风韵和魅力未减。每天早上胖厨娘茜尔维来收拾床铺，总看见女主人的褥子窝下一个坑。

从这天起，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沃凯太太趁高里奥的理发师上门

之机，花了些钱装扮自己，说是来往公寓的客人都是体面人，她必须打扮得体面些，才撑得起门面。她绞尽脑汁要改变房客的品质，四处宣扬她的抱负，今后只接受各界最出色的人物。公寓来了陌生的客人，她便向人吹嘘高里奥看中了她的公寓，而他可是巴黎最有名望最可尊敬的商界巨子之一。她在分发的海报上大书特书：沃凯公寓是拉丁区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公寓，提供食宿，风景优美，花园清幽，椴树夹道，绿树成荫，四层楼上可俯瞰戈伯兰盆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这个宣传招来了德·昂贝尔梅尼伯爵夫人。她三十六岁，丈夫是阵亡的将军，她正等着公家结算抚恤金。沃凯太太精心料理将军夫人的饭菜，将近半年的时间，大厅里生了火，忠实兑现广告许下的诺言，甚至不惜血本。伯爵夫人称她为“亲爱的朋友”，对她说，她将介绍两个朋友来这儿住，她们是德·沃梅尔朗男爵夫人和上校皮克阿梭伯爵的寡妇，目前住在沼泽区一家公寓，租金比沃凯的贵得多，租约快满了。一等陆军部各司署办完手续，她们就是很有钱的太太了。

“可是，”她说，“他们的公事总办不完。”

两个寡妇晚饭后一道上楼，到沃凯太太房里聊天，喝黑茶酒，吃女房东备下的甜食。德·昂贝尔梅尼伯爵夫人很赞同女房东对高里奥的评价，好眼力！她第一天来这里，就猜中了女房东的心事，并认为这条汉子很完美。

“啊！亲爱的太太，他健壮得很呢！他保养得好，还可以给女人许多好处哩！”沃凯太太说。

伯爵夫人很热心，对沃凯太太的装束提出建议。她认为沃凯太太的打扮与她的雄心不配套。“你必须处于临战状态，”她对她说。反复筹划之后，两个寡妇一道往王宫市场，在“木廊”选购了羽毛饰帽和一顶便帽。伯爵夫人又拉着她在小让娜特铺子挑了一条裙袍，一条披肩。寡妇把这套装备披挂上身，全副武装，活像烤牛肉饭店的招牌：那上面画的牛也戴帽子和披肩。她却自我感觉妖娆多了。为报答恩人，她大解吝囊，请夫人收下二十法郎一顶的帽子。她还恳请夫人替她在高里奥跟前美言几句，探探他的意思。夫人十分义气，满口答应包揽这件差事，与这位面条商密谈了一次。他过分腼腆，对她的种种挑逗，虽无明白的拒绝，却拘谨得可憎，——她其实是蓄意为了

自己去勾引他的。她恼他的不识抬举和粗俗，悻悻而出。

“我的宝贝，”她对地亲爱的朋友说，“你在这家伙身上捞不着油水的！瞧他疑神疑鬼的那份德行！他是个吝啬鬼，笨蛋，蠢货，可恶之至！”

这一次密谈的结果，是伯爵夫人再不愿与高里奥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第二天便不辞而别，忘了付六个月的膳宿费，仅留下值五个法郎的旧衣。沃凯太太费尽周折，四处寻访，在巴黎找不到伯爵夫人的一丝踪影。沃凯太太常提起这件倒霉事，埋怨自己过于信任他人，其实她比猫还要多疑。她和许多人一般，不信任身边的人，偏把陌生人引为知己。（这种古怪而真实的现象，不难在人的心里找到根子。有些人在朝夕相处的人身上再得不到什么好处，已向他们暴露了自己心灵的空虚，心中明白，他们已看透了自己，而自己又极需听到恭维，亟愿显露自己不存在的优点，于是便企图从陌生人那里得到敬重的好感，也顾不得有朝一日是否会原形毕露。还有一种人，天生的自私，对亲友不做好事，因为那是该做的，做了也得不到好处。而替陌生人服务，自尊心可得到满足。因此，在感情圈内离得越近的人，他们越不爱，对越疏远的人反而越殷勤。）沃凯太太也许具有这两种人的特点：小心眼，虚伪，恶劣。）

伏脱冷对她说：“当时倘若我在这儿，准不会发生这等倒霉的事儿，我会拆穿这类女骗子的把戏，她们的嘴脸我见得多了！”

与心胸狭窄的人一样，沃凯太太素来不能客观地审视事情的原委，喜欢诿过于人。金钱蒙受损失，她便视老实的面条商为罪魁祸首，从那时起，据她所说，她对他“死了心”。向他频送秋波，搔首弄姿均告徒劳，她便猜测其中原因。用她的话说，她的这个房客早已“情有所钟，意有所属”了。事实证明，她的如意算盘，美妙的幻想竟是空中楼阁，黄粱美梦！按伯爵夫人一针见血的话说，从这个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这女人倒挺内行哩。沃凯太太从此怨恨他，敌视他，其程度远甚于当初她取悦于他之时。这恨非因爱而生，而是由于希望的破灭。（一个人向爱的高峰攀登，中途也许需歇息休憩，但从恨的陡坡向下俯冲，脚步便很难停顿。）然而，高里奥先生毕竟是她的房客，得罪不得，寡妇不得已，只好强捺受伤的自尊心，收敛了怒火和叹息，收起复仇的欲望，活像一个被院长呵斥的修士。小人要发泄感情，好